



革命故事丛书

炊事兵上阵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革命故事丛书

炊 事 兵 上 陣

赵 青等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·郑州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包括四篇故事。《炊事兵上阵》写空军某部炊事兵从实战出发，苦学苦练，做到战斗本领过硬。《老姜辣》写一个老工人从严要求，把住产品质量关，并教育了青年工人。《红旗竞赛》颂扬了一位老贫农在治山治水的竞赛中，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风格。《玉凤学画》描写了一个回乡知识青年在开展移风易俗、兴无灭资的农村文化斗争中做出了突出的成绩。

故事的情节比较新颖，有风趣，语言生动。专供故事员采用，也适宜爱好文学的人阅读。

革 命 故 事 丛 书 炊 事 兵 上 阵

赵 青等著

★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郑州市行政区第五路）

河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壹号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★

豫总书号：3243

787×1092 毫米 1/32 • 1 $\frac{1}{4}$ 印张 • 23,700 字

1965年6月第1版（农村版） 1965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,000 册

统一书号：10105 • 632

定 价：(7) 0.10 元

目 录

炊事兵上阵·····	赵 青 (1)
“老姜辣”·····	远 山 (6)
红旗竞赛·····	閻永方 (15)
玉凤学画·····	王少先 (23)

炊事兵上陣

赵 青

革命熔炉炼真金，
英雄連队出新人。
万朵紅花贊一束，
且听这：炊事兵操枪上陣。

話說这一天連里比武，那刺杀場上杀声震耳，掌声四起，观众齐声喝彩“好！”“好——！”怎么了？原来是祝賀炊事兵刘刚首次操枪上陣就夺得刺杀冠軍。要說炊事兵夺得刺杀冠軍，非同小可，常言道：話不說不知，木不钻不透，砂鍋不打一輩子不漏。这事还得从头說。

刘刚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应征入伍，当了一名空降兵。他一接过新式半自动步枪时，心里那高兴劲就甭提了，“咔嚓”一声打开枪刺，杀——！从人群間隙冲了出去，照准草靶“噗”就是一下。老同志不禁称赞：“乖乖！好楞的小伙子。”刘刚好学上进，經老同志稍一指点，刺杀技术提高得很快。一天，他正练得起劲，哪知道情况发生了变化，一道命令把他調到炊事班工作。他二话沒說，背起背包就上任去了。来到炊事班三个月，月月被評为五好，工作干得热火朝天，成天唱着：“我是一个炊事員，从早一直忙到晚……”

可是关于练刺杀的事就搁在一边了。

一天，指导员来帮厨，问他：“小刘，你怎么不练刺杀了？”“噢，指导员，你看，我把劲头都使在炊事工作上，还练刺杀？再说，打起仗来我们总是在后方……”“后方？小刘，你别忘了咱们是空降兵呵，要飞降敌后作战，说不定你这个炊事兵还要打头阵咧。林彪元帅经常教导我们：部队政治质量的标志，是拚刺刀，部队勇敢的标准，是刺刀见红。”刘刚一听指导员的话，句句在理，语重心长。由此联想起参军那天，公社党委老书记嘱咐他要苦练本领，为死在国民党匪徒刺刀下的父母报仇的情景，真是血在胸中滚，气在咽喉涌，不禁心间口，口问心：刘刚呀刘刚，难道你没看到台湾同胞还在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？难道你没看到越南南方的和平居民正在受着血腥屠杀？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解放，帝国主义没有彻底铲除，我们的枪杆子就永远不能放下。对，要练！指导员你看吧，我这个炊事兵也差不了。

从此，刘刚练刺杀就上瘾了。炮灯哨“嘟——！”吹过了，他还左三枪、右三枪的练哩。刘刚连晚上睡觉都不老实，伸胳膊摆腿，砸得铺板“叮光”乱响，还不住吆喝：

“杀！”睡在他旁边的天津大个子兵受不了，说：“你这是干嘛，白天没杀够，晚上还杀，再杀我就掉铺底下去了。”说着一翻身，“光”！“哟！”后腰上又挨了一脚。“怎么着，跟我干上了！”呼噜——嘟，又睡着了。这一天清早，班长刚一出门，只听“哇呀呀”一声，从伙房冲出一个彪形大汉，只见他头戴平顶帽，身穿齐膝白袍，腰扎白布细带，手持七尺铁环长矛，势如猛虎下山，直奔木桩而去。口中念

念有詞：“呸——！蔣光头看槍，殺——！”說時遲那時快，只听“咔嚓”一聲，碗口粗的木桩被穿了个腹背透鉄，捅火的鉄棍插进去了。班长一旁看得出了神，脫口喊了声“好！”刘刚一見班长稱贊，干劲更大了。“班长，咱杀一場吧！”“好哇，来吧！”說着二人穿上护具，拉开架式战了起来。未战三个回合，刘刚败下陣来。班长笑着說：“小刘，你知道你为什么輸？”“为什么？”“光凭勇敢和力气是不行的。你想，敌人能象木桩那样老老实实站在那儿让你刺嗎？”有道是良言一句值千金，这句话提醒了刘刚。“班长，现在我輸給你，将来我到敌人那里去贏回来！”此后，刘刚的练功劲头更大了，除去工作時間以外，那真是鋼槍不离手，直练得腰酸腿疼，两臂发肿，好不难受。班长关切地說：“小刘，只要功夫深，鉄杵磨成針。”“还磨成針呢，都越磨越粗了。”“哟，肿了？嗯，这是正常現象，是长肌肉……”“这个长法可不好受呵！班长……”班长从口袋里掏出毛主席著作，翻开《愚公移山》一文，香甜地讀起来。刘刚听着听着，不禁暗想：咳，連个老愚公都不如，还算什么革命战士？霎时周身象通过了一股暖流，赶走了疲劳和疼痛，顿时精神焕发，渾身是劲。“班长，咱再杀一場！”“好啊，来！”說着又战了起来，这一战是难分难解，枪来枪迎，刀来刀挡，各有勝負。

这样的苦练，咱不再細表，单論今天，我們这位炊事員刘刚和上屆刺杀冠軍老将馬长胜对壘，爭夺刺杀冠軍。那馬长胜身体灵活，两目炯炯，练就一身独特本領。只見他从容不迫，側身端槍，犹如胜利在握。再看这刘刚更是不凡，身体魁梧，精神抖擻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俗話說：初生

牛犢不畏虎。這劉剛一上場，就猛打猛沖，只殺得煙塵滾滾，霧氣騰騰，人們的眼睛象棧穿珠子，滴溜溜圍着他們兩個直轉，打到南，看到南，打到北，看到北，都為這場激戰捏着一把汗。劉剛見硬拚不能取勝，改用躍步挺槍，從中路刺去，馬長勝見來勢凶猛，左右逢迎；劉剛虛晃一槍從斜下刺去，馬長勝眼明手快，早已識破，他往右一閃，順勢飛槍反刺，劉剛回槍不及，只听“登”的一聲，到底是生薑老的辣，這馬長勝旗開得勝。劉剛心中火起，“我就不相信攻不下來！”他聲東擊西，槍似怪蟒出窩，只听“嗖嗖嗖”直响。馬長勝槍法靈活，左擋右撥，接着一个俯身下刺，槍似流星直取劉剛。劉剛側身一閃，馬長勝扑了个空，正当他立足未穩，劉剛回馬一槍，只听“咚”一聲，“好！這槍真快！”“來之不易呀！”哪知道劉剛說話了：“報告裁判，這一槍不能算！”噢，為什麼？原來他清楚地知道：在戰場上不刺入敵人的要害，敵人是不會倒的。哨聲一响，又戰了起來。馬長勝心中暗想：“劉剛力大過人，力戰難以取勝，既不能強戰，只好智取。”他假開門戶來了个“撥草尋蛇”式，劉剛將計就計飛身來了个“爐膛送炭”；馬長勝正要關門捉拿，劉剛來勢過猛，迅雷不及掩耳，只听“嘯”的一聲，場上打成一平。

話休絮煩，激戰數回合以後，場上又打成了二平。這二人是越戰越勇，越戰越強，几乎扭成一團，攪在一塊。正在難分難解之際，馬長勝来个“騰空壓刺”，“啪”！實是絕計高招呀。刺上沒有？沒有，原來劉剛粗中有細，攻中有防，他來了个“防上彈倉擊”，只听“啪”的一聲，對方的槍斷了。重換新槍再戰時，馬長勝已有些體力不支，劉剛却杀性

正浓，杀！杀！杀！左右上下枪如箭发，接着一个“飞虎挖心”，“杀——！”馬长胜見来势凶猛，慌忙挺枪招架，哪知阻挡无效，只听“登”的一声，中在前胸。刘刚以三比二获胜，这二人在欢呼声中紧紧握手。馬长胜說：“好哇，祝賀你！”刘刚大吼一声：“不！祝賀你，是你胜利了！”大家都莫名其妙，不知是怎么回事。刘刚又說話了：“这不明摆着嗎，战场上輸了第一枪，哪还有第二枪、第三枪？”这真是：

不怕輸，不为贏，
全为战場过得硬，
单等祖国一声令，
飞降敌后立奇功！

“老 姜 辣”

远 山

人常說：姜是老的辣，花是嫩的鮮。這話一點不假。
咱們工廠既不種姜，又不栽蒜，怎麼會出個“老姜辣”
呢？

這得從一個老工人談起。

這工人叫姜云祥，今年五十七歲，按說是差三年就該退休了，可是他却說：“早哩，科學家不說人能活到一百五十歲嗎？我連個‘青年團員’的年齡都還不夠哩！”從此再沒有人敢叫他“老头子”或“老師傅”了。話雖然這麼說，他終究是近六十歲的人了，硬梆梆的胡子楂布滿了嘴唇上下，密實的皺紋挂滿了雙眼左右，加上个子並不甚高，人也不很肥胖，單凭着眼不花、耳不聾、須發不白、行走有力這幾個條件，精神再旺，也不能倒退二十年呀。所以你要叫他個“小姜”或“小青年”什么的，也太不象話了。為此，同輩人給他送了個雅號，叫“老青年”。又因為他是檢查工，對質量卡得緊，把得嚴，用一句成語說是“一絲不苟”，並且對誰都一樣，連自己兒子也不例外。他要是占住理，克起人來，就象放核桃炮一樣，叫你吃不了兜着走，年輕人怕他又愛他，凡是夠不上叫他“老青年”的，便都叫他“老姜辣”

了。“老姜辣”既代表了姜云祥的性格，又說明了他的重要作用。就如老姜的辣味，是調味良品，打个比方，是少不了他的意思。“老姜辣”意义这么深刻，难怪姜云祥对“老姜”有反感，加上个“辣”字却这么感兴趣了。

先說姜云祥在机修站工作时，他儿子是車工，有次車了一批軸套，因为光洁度不够，他要他全部返工，儿子說：

“爹，这返工事小，而評奖事大，眼看到了年終，也还得有个完成計劃的观念，何况这仅仅是表面质量，又不影响使用，这……”后边的“这”字还没有說完，他爹就瞪起了眼睛，撇起了胡子，发火道：“你这、这、这啥呀？是給我灌米湯还是灌資产階級思想？小子，你話說得冠冕堂皇，可掩不住心窝的肮脏！你老实給我讲：是为了怕拿不到奖金不是？”他儿子的白眼翻楞了几翻楞，薄嘴唇咕嚕了几咕嚕。咋沒出声呢？原来这一箍子正摸到了痛处，比打屁股还疼着哩！姜云祥沒想到儿子在作思想斗争，还以为这个从小就倔强的娃娃不服气哩，于是从口袋里掏出十元錢，往儿子面前一扔道：“給，这是我給你的‘奖金’，去給我返工！”吓得儿子不表态也得表个态了：“爹，我干，我干！”紅着脸，縮起脖子，兜起那几十个軸套，灰不楚楚地离开成品架，連夜加班，把这批零件又光了一刀。

听說姜云祥調到清理工部，不少人背后議論說：“‘老姜辣’一来，可真要‘严字当头’了！”也有人說：“听景听景，着了稀松。别听传得他那么‘神’，还不是一个鼻子两个眼，比咱多不了什么！”

話虽这么說，姜云祥一上班，工人們就紧张了許多。清理时都多操着一份心，质量确实比过去有了提高。姜云祥到

工部三个月，既沒有和一个工人頂过嘴，又沒有批过一个返修件。他和清理工們朝夕相处，魚水交融，那个要好劲就不用提了。俏皮的人說：“辣姜掉到盐罐里，恶劲煞了！”有的說：“怕是变成糖姜片了！”

常言道“鉄盆銅刷子，叮叮当当一家子”，牙还有咬住舌头的时候哩。日子一久，不定誰放松了警惕，少不了有清理不合格的，都被姜云祥卡住。他严点，你勤点，修好放过，也是常事。偏遇到組內有个叫刘豹的青年工人，这人二十四五岁年紀，膀大腰粗，身强力壮，嘴寬唇厚，声高音洪，紫紅色的脸膛上配一对圆睜睜的大眼睛，百十根稀不拉的胡子在两腮上围了半圈子，一看就給人个“豹子头”或“猛张飞”的感觉。刘豹干活是个好样的，他只要拿起风鏟，那鉄块就象豆腐一样从拖拉机鑄件上紛紛落下。有人說：“鉄毛刺，看来硬，碰上刘豹算稀松，风鏟沒到就打蹦蹦！”刘豹听到表揚他，高兴得把圆溜溜的眼睛拉成扁的，把寬而长的嘴巴张成圆的，用指头拈着下巴頰黑痣上的一根长須，亮开了銅钟似的嗓子，哈哈地笑了几声，帶有几成夸张地說道：“鉄硬人更硬，不用拿风鏟攪动，吓也把它們吓跑了！”

別看刘豹性猛心高，他可也有粗中有細的一面，他看人对姜云祥有三分怯，不由自己也多了一份心。过去是打完一个缸体就放过，現在是打完一个复查一遍，手提着盒子炮似的风鏟，一忽儿上，一忽儿下，一忽儿內，一忽儿外，搜索粘砂、毛刺就象是跟踪追击“特务”一样，“剿”的又淨又光，得到了姜云祥的几次好評。

刘豹被表揚后，一方面逐漸滋长了自滿情緒，放松了对

姜云祥的戒心，正应着毛主席說的那两句話：“虚心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落后。”一方面又产生了“重质量輕数量”的思想，把质量摆到第一位是完全对的，把数量扔到九霄云外这就不对了。看起来，这人的“全面观点”还是差些。一个人有了这种思想，干着干着他就落到了后边，公布成績时，过去是“头名状元”的刘豹这次竟坐了紅圈椅子！你看他看榜时的表情：圆睜两眼，紧咬下唇，紫紅的脸膛变成了酱黑的顏色。他恼火之下，把一股怨气冲到了姜云祥身上，大踏步向檢驗台走去，准备质問姜云祥：“你为啥对我进行表揚？”走了一段，又反悔了：“难道人家表揚你錯了？”轉而勾回头埋怨起自己：“我到底年輕，上了‘糖姜片’的当了！‘糖姜片’啊，你个先甜后辣的东西，以后我再不买你的眼了！”刘豹虽然无缘无故地把姜云祥埋怨了一番，可他只是在心里活动，姜云祥并不知道。他这一活动不要紧，心眼往“数量”上头偏了那么一指，把个“老姜辣”把关給忘了。这天他吃了斤半饅，鼓了一肚子气，双手紧抱着风鏟，两眼死盯着鑄件，只听风鏟声唸唸唸唸，汗珠子噗噗达达，一班下来，鏟了十六个缸体，比平日多出了一倍。

平常下班，刘豹总是第一个吆喝：“洗手啊！”今天他不仅沒有吭声，而且是最后一个去洗手，他磨磨蹭蹭打一遍肥皂又打一遍肥皂，两眼一刻不离姜云祥。

只見姜云祥微弯着身躯，揮动着小鏟，这里敲敲，那里掏掏，叮叮当当、叮叮当当，整个工場停止了生产，那鏟声听起来就分外清脆。当他細听有沒有破裂杂音的时候，他側起耳朵，把大半个脸都貼到了滿是灰砂和黑鉄末的鑄件上，抬起头来时連哪是硬梆梆的胡子楂都分不清了；当他审查隱

角处有没有粘砂的时候，那眼光就象带着钩子似的，连一粒砂子都逃不过他的视线。

组长黄民看刘豹老是不走，喊他道：“小刘，吃饭去啊！”刘豹斜眼瞅了一下姜云祥，一半谦逊一半心虚地说道：“停停，人家还没有检查完哩，我想等着看个结果。”黄民听了，笑了一笑道：“今天都超了几个，数你超得最多，他恐怕得一会叮当哩，走吧，咱组的质量没跑！”

黄民的话刚刚住声，就听姜云祥大声吼道：“谁说没跑？你们对我是先卖真药，后要花招，是不是？”说着用粉笔使劲地在刘豹清理过的三个缸体上画上了大“×”。姜云祥用小锤头捣着要返修的部位，对黄民和刘豹喊道：“来，睁大眼睛看看：净不净？攥手摸摸：扎不扎？这是你们谁清理的？”刘豹心软嘴硬地道：“是我清理的，满不错嘛！”

姜云祥听刘豹说得满不在乎，把小锤“当”的一声往铸件上一放，用眼光逼住刘豹全身，生气地道：“重数量，轻质量，是为了‘荣誉’还是为了‘奖励’？嗯？”这几句话可把刘豹的自尊心刺伤了，他看了下组长，越发下不得台来。不由把心一横，也起了高腔：“你别隔门缝看人，我刘豹能跟你车工儿子一样？我们是‘优质高产’竞赛，你看看谁干得不多，哪个锤得不好？”

姜云祥知道刘豹的脾气，看他火了，便压低声音解释道：“都干得不少，应该表扬。你过去干得好，我也多次表扬过。今天那十三个好的照样表扬，可就是这三个不能表扬。高产必须以优质为前提，才能稳扎稳打。象你今天跟发了高烧一样，冒这么大个尖，有几个毛糙的还能免吗？都象这三个，就不是‘优质高产’，而是‘劣质高产’！”刘豹虽然

心中胆怯，也承认姜云祥说得在理，但因为另有另一套打算，嘴上仍然是没理强占三分。他想：这些都是表面质量，并不影响使用性能，那边急着装车，这边还扣恁严干啥。

他抓住姜云祥最后一句话反问道：“什么叫‘劣质高产’？有意见你提嘛，讽刺干什么？”姜云祥有个特点，凡触及原则问题，他非常严肃，若是一般性问题，他又善于以柔克刚，于是点点头道：“你批评得对，我接受。不过我还要再说几句：多干是好的，可不能降低质量。总路线里边的四个字是多、快、好、省，千万不能只记住一个！考虑好了吗？你再把这几个清缝一下，和前面的十三个一样，马上就放过。”

刘豹一听姜云祥的口气软了，他心里说：“有门！再说几句好话，保准放过让我下班。”原来刘豹一则急等下班去看球赛；二则他的错误思想还确实有人对他“放行”过，他是以老眼光来看姜云祥哩。于是嘻笑着对姜云祥道：“善师傅，你看我班也交了，数也入眼了，饭也该吃了，你也该下班休息了。如果是了不起的毛病，我们清理工人也不会放过它的，工作几年了，这一点觉悟还是有的。凡是我們看上眼的，你高高手‘放过去’……怎么样？”

善云祥一听，早把刘豹的心思看穿了。但他又想，这不是对自己儿子，工作还得多讲究方式。就说道：“刘豹呀，你对我下班休息这么关心，我谢谢你。可是你说那话，咱俩还得辩论一番。你说凡是你看上眼的活，都可以高高手过去，那还要俺检查工干啥？你说表面质量不影响使用性能，那还要那些工艺规程干啥？这提高质量不是一句空话，‘表面质量’也关系‘东方红’的信誉呀！”这几句话义正词严，

把下班沒走的工人都吸引过来，要看个究竟。刘豹自知理短，想找个台阶下来，但当着众人，又怕丢了面子，就說：

“哼，就你負責，別人都是来破坏生产的！”

眼見刘豹理屈詞穷，可是他还要强詞夺理。但姜師傅言談之間仍沒有一絲怒气。他說：“刘豹，咱不要扯那么远，我只是叫你把这三个缸体鏟淨。原則問題說啥也不能迁就。”又問大家道：“你們說象这样的活能不能放过？”众人点点头，表示同意姜云祥的意見。姜云祥又用漆刷在粉笔画的“×”上画了几道，表示非返修不可。等刘豹背过脸时，他才交代組长黃民說：“你去劝他消消气，叫他明天一早来干吧！要是我自己的儿子，我非坐这里看着他鏟好不中。”說完扭头走了。旁边的工人嘖嘖叹道：“乖乖，这还是寬的呢！”

黃民看了下画着双叉的三个缸体，觉得姜云祥对工作認真負責，說得好，做得对，应该叫刘豹返工。感到过去小組对某些表面质量重視不够，这确实是个問題，以后应该加强教育。等姜云祥走后，他拉住刘豹劝慰道：“小刘，多从工作上考虑一下，气就消了！按說，这几个活就差点劲儿，我看工作量不大，那边有备用的风鏟，再打几鏟，今日事今日毕吧！”

刘豹看周围人多，怕丢了面子，还是一口拒絕，叫組长把他的产量改为十三个，那三个返工件誰鏟了算誰的。

黃民摆摆手把众人支开，叫小刘坐一边歇着。他为了使小組有一个完美的生产記錄，便不辞劳苦地拿起风鏟，“噢噢噢”地鏟了起来。

刘豹听了一阵，实在过意不去，漲紅着脸，上去把风鏟夺了，叫組长下班。黃民沒有走，又借了把风鏟帮助干。不

到半个钟头，三个缸体已清理得干干净净，比起那前三个来，只好不坏。

黄民看刘豹气消尽了，活也干完了，收拾起工具，同去洗了手。刘豹这回洗得很快，他肥皂也没打，在水里涮了两涮，抽手就走。黄民正在猜疑，刘豹已从门外拿来一条油毛毡，严严实实盖住三个缸体，长出了一口气。一面走向食堂，一面说道：“这个老姜可真是辣呀！”黄民说：“辣得对呀，往后可得小心点儿！”刘豹笑道：“不经过一事，不长一智，以后是要小心点儿。不过，明天上班时我可要先‘报复’他一下子！”黄民并不知刘豹的锦囊里有何妙计，劝他说：“理在他那一边，我们也返了工，别再生事惹非了！”刘豹大声说：“不中！”

次日一上班，姜云祥刚走进工场，刘豹就竖眉瞪眼地嗔他道：“这三个缸体你放过不放？”姜云祥瞅了下油毛毡盖着的缸体仍在原处，双叉未动，认为刘豹还坚持错误，瞪了他一眼说：“不放过！”刘豹故意激他说：“昨天不放过，今天还不放过，你考虑到没有：让人是一条路，碰人是一堵墙？你可别以为我刘豹是好惹的。”姜云祥真有些生气了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少来和我无理取闹。官司打到北京，也不能放过！”

刘豹看姜云祥上气了，他的气才算出了，马上换了个笑脸说：“不用到北京，你就得给我放过！你也少和我‘无理取闹’，赶快用小锤敲打敲打再下结论吧！”

姜云祥听出话中有话，他知道这批小青年是“后生可畏”，不再和他计较，走过去把油毛毡揭开，搭眼一看，嗨，三个缸体全给清理好了！他眯缝起眼睛，笑着对刘豹